

# 黑暗之旅

## 西方法律前史

The Journey to  
Darkness

王立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黑暗之旅

## 西方法律前史

The Journey to  
Darkness

王立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之旅:西方法律前史/王立杰著.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 - 7 - 301 - 16188 - 3

I. 黑… II. 王… III. 法学史 - 西方国家 - 通俗读物  
IV. D909.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7250 号

书 名: 黑暗之旅——西方法律前史

著作责任者: 王立杰 著

责任编辑: 曾 健 姜雅楠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6188 - 3/D · 247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law@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14.25 印张 308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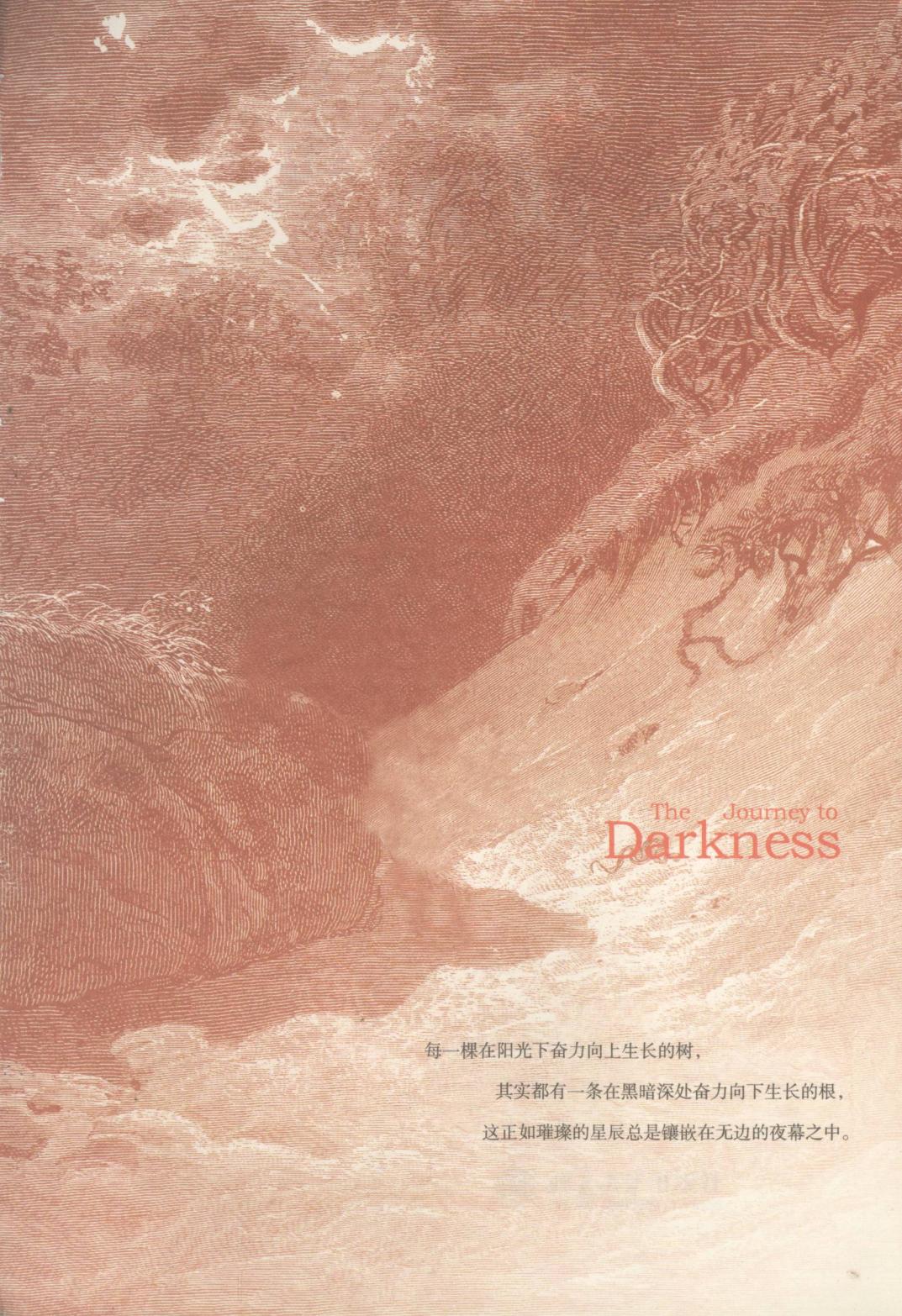
定 价: 2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The Journey to  
**Darkness**

每一棵在阳光下奋力向上生长的树，

其实都有一条在黑暗深处奋力向下生长的根，

这正如璀璨的星辰总是镶嵌在无边的夜幕之中。

## 自序

这是一本讨论法律的书，十篇文章构成了一条线索。线索的终结一端是光明、希望、秩序与善，那里树有法律的丰碑，通常的法律史著作都是从那儿开始；线索的另一端，即其开始的一端（实际上我们找不到端头），是茫茫的黑暗、迷茫、混乱与恶，在那里没有道理可循，却有着汩汩的力量迸发出来。对于那黑暗的世界，人们害怕它，却又隐隐地为之吸引，仿佛那里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我们把害怕的东西宣告为敌人，诅咒它、消灭它，可从来无法离开它。黑暗与混乱一直滋养着我们的世界，虽然这一点很少被承认。它们不是光明与秩序的对立面，而是源泉，如同母亲一般。于是，我们需要溯流而上，去做一番考察。如果您愿意，可以把这番尝试称为“前法律史”的探究。

这次探索之旅着实有些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将要深入的是黑暗与混乱，也就意味着踏上征程的旅人也将逐渐远离自己熟悉的景物，他必须慢慢习惯周围的事情不再如平时那

样有条不紊，有逻辑可循，他必须开发自己身上的另一种能力，即自己内在的“原始”力量。有人把这种力量称为灵性，有人把它称为感性，我更倾向于称它为诗性。而且恐怕从一开始就需要警告我们的读者，这样的探索绝不是有的放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最终得到的不过是一些启发、感悟和力量，而绝不可能是对于黑暗与混乱的认识，任何明确的结论都可能是一个假象。然而我们又是那样习惯于去“认识事物”，总是希望目标能够为自己所把握，总是需要一条进路、一些线索才能前进。对我来说，这样一番颇为矛盾的历程下来，便得出了本书中的这些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假象，然而当我从那番探索之旅中回来后，确实得到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东西，以支持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如果这样的体验能被称为“收获”的话，我愿意将它们献给诸位读者。

正是因为上面的困难，我不能将读者们直接抛入那些看似无端无序的思考当中，而需要在这里略作一篇导读，为大家提供一条线索，虽然它也注定只是假象而已。

最开始的时候，我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出发：正义女神为什么蒙着双眼？如果作为一种通常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去考察一下古希腊的神话、绘画和雕塑作品，弄清楚正义女神的蒙眼形象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分析其历史和社会背景。但是，这些并不能有助于解决我心中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蒙眼意味着进入某种黑暗的领地，在那里能够获得光明世界所不能体验到的东西。无独有偶，自古以来，盲人便通常被认为具有特殊的能力，他们不断地扮演着先知、预言家或通灵术士等角色。在黑暗中，盲人通过发布预言将命运那不可违逆的力量带到世界上来。预言、命运、盲人，这就是我最初找

到的几级深入黑暗的台阶。于是悲剧《俄狄浦斯王》进入了我的视线。

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悲剧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可是又有多少人注意到，这其中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呢？杀父是一回事，娶母是另外一回事，分别来自于两个不同的神谕，却被人们混淆在了一起。如果我们顺着这条线索往下发掘，就会看到，在神的世界里存在巨大的“派系冲突”。梳理神谱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冲突与混乱来自于万神之母该亚，也正是这位大母神生出了所有光明世界的天神。在她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了创造，又看到了毁灭，既看到了秩序，又看到了混乱，而总的说来，黑暗和混乱是她的本质，预言是她把黑暗的力量引入到光明世界来的方式。我们关注的焦点最后落到了德尔菲神庙的主人阿波罗的身上，他是年轻一代神里面最有权柄的，他代表着阳光和智慧，而细究他的谱系则发现，他有着深重的黑暗渊源。于是，一种有趣的见解凸显出来：光明与秩序生发于黑暗与混乱，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母子。

根据上面的思路，我写了《黑暗中的阿波罗》一文。随后，我惊异地发现，神与神之间的战争、年轻神对于古老神的反抗等在许多古代文化的神话史诗中都存在。于是我接着考察了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在那里，天神的世界（亦即光明和秩序的世界）是以另一种方式产生的。年轻的神通过战争战胜了古老神，并在后者的尸体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国。古老的神是些没有形体，样态和“性格”都模模糊糊的神，年轻的神则体态清晰俊美。年轻的神不满于仅仅继承古老神们的生活习俗，他们发动起义，屠戮了前辈，用其躯体作为材料构建了自己的统治秩序。在我看来，这是从黑暗到光明，从混

乱到秩序的另一种模式,于是我写了《人性与神的政治》一文。

上述两种模式都是“母子”模式,即光明和秩序被描绘为年轻的一代神,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推翻了老年神的统治,开创了新的世界。在新老两代之间有一种血缘的传承和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可是在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中存在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即所谓的“二元神论”。善和恶对立地出现在世界的本原处,它们之间的互相争斗构成了尘世历史的内容。黑暗和混乱不再隐晦地藏在光明神的“家谱”中,而是以恶的形态成为创造世界的两大支柱之一。这样的认识是非常有洞见的,我把自己的理解写在了《善兮恶兮》一文中。

有了以上三篇作为基础,我们已经可以确定黑暗、混乱、恶的存在以及它们对于世界的重要性。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不是进一步认识它们本身,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们是不可被认识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去考察光明、秩序和善是怎样从它们中间生长或者构建起来的。但是,要开展这项工作必须要有个出发点。请大家想想我们通常认为哪里是黑暗、邪恶和混乱的聚集地呢?没错,地狱(虽然在许多文化中它有不同的名字)。地狱通常被认为是罪恶之人在死后灵魂受罚之处,可是我却隐约地感觉到那里生机勃勃,与我们的想象全然两般模样。在写完《地狱小考》后,我发现,地狱中的惩罚大略地可以分为两种状态:精神性的和肉体性的。精神性的惩罚仿佛是要将灵魂禁锢在某种永恒的沉寂当中,而肉体性的惩罚则似乎是要用激烈刺激的方式来维持灵魂的活跃。如果把死亡理解为肉体与灵魂的分离,而在地狱中施行肉体性的惩罚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里并没有可供惩罚的基础。我由

此大胆地假设，狱中肉刑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罚罪，而是一种培训。培训什么呢？灵魂的轮转，也就是说让亡灵准备着复活，重新回到肉体。生命便是这样延续的。如果说这一过程里面有生命力的发萌的话，那就是灵魂对于复活的渴望。这些思考和进一步的考察构成了《复活》一篇中的内容。

我们已经找到从黑暗到光明世界的一个中介，那就是肉体或者说身体。可是身体是什么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问题不断地涌现到面前来。在地狱中受惩罚的与其说是身体，不如说是灵魂对于身体的想象，而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如果没有灵魂附着，也不成其为身体，而是尸体。所以，身体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既不是纯粹精神，又不是纯粹物质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奥维德的《变形记》在这里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发。这本书描绘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形体变化，却指出引起变形的原因——情感并不随之发生变化。在《变形》中，我强化了这一见解，并且发现了另一种特殊的变形，即从人到神的转变。严格地说来，这并非一种变形，而是“危险的跨界”，因为他打破了这个世界中流变的平衡。然而，从人到神的转变正是酒神崇拜的关键内容，经过俄耳甫斯教的改造，这种思想最终进入到苏格拉底的哲学中，我在《酒神崇拜》中讨论了相关的内容。

尘世间的变形，依赖的是情感；从尘世到天国的转变，则依靠的是精神的狂迷，或者说是“灵魂出窍”，这正是苏格拉底哲学所追求的目标：精神从肉体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于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不同的尘世生活。一种是苏格拉底式的，他追求精神的净化，借助辩证法和理性完成净化的仪式，《苏格拉底的占卜》一文讨论这些问题。另一种生活，我

认为是柏拉图式的，他的多情使其无法那样干脆地舍弃身体，但是他又认同苏格拉底的论证，这就使得柏拉图必须要在天国与尘俗之间建构一个中间层以安顿自己的生活。他把这样的思考放在了一场充满寓意的关于爱情的讨论中（见《会饮篇》），借苏格拉底之口，描绘了一个介于神与人之间的精灵的世界，在那里有个充满友爱的共和国。

通过《爱的特洛伊》一文，我力图展示的是柏拉图式爱情的政治意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代表的不同生活，最终都找到了实现和解决的载体，那就是城邦，只不过他们的路径是大相径庭的。苏格拉底借助城邦的法律来处决自己的身体，完成了其个体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柏拉图则用城邦的法律来代替人的身体，让那些冲突于人体内部的欲望、激情和理智转换成城邦中的阶层和制度，缓解了个人的压力，也把人性的难题交给力量极为强大的载体——社会来解决。这部分内容颇有些深奥，并且枯燥，因此我不打算把它条分缕析地论述出来，而是尝试了采取小说的形式，写少年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前后的种种经历与体验，便是最后一篇文章《后死者的共和国》。当然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番尝试还十分粗糙，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努力也许比严谨的论证更有意义。

十篇文章写完，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或者说解决了问题，正如我在本文开篇提到的，探索之旅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启发，正如同但丁前往地狱游历并不是为了破解“地狱之谜”，只是如是走上一遭，他对于生命和信仰的认识便得了很大的益处。所以，回过头来说，破的目的在于立，我们把眼光投向黑暗，只是为了回头时得见光明中的世界更加真切，接

受混乱的洗礼亦是想让秩序拥有更加坚韧的生命力而已。如果诸位读者能够稍有体会到这些用心，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也便达到了。

王立杰

2009年10月25日于北京大学燕东园

The Journey to Darkness

黑暗之旅

## 目 录

---

自序/1

黑暗中的阿波罗/2

人性与神的政治/52

善兮恶兮/94

地狱小考/134

复活/206

变形/248

酒神崇拜/294

苏格拉底的占卜/332

爱的特洛伊/368

后死者的共和国/398

参考书目/433

后记/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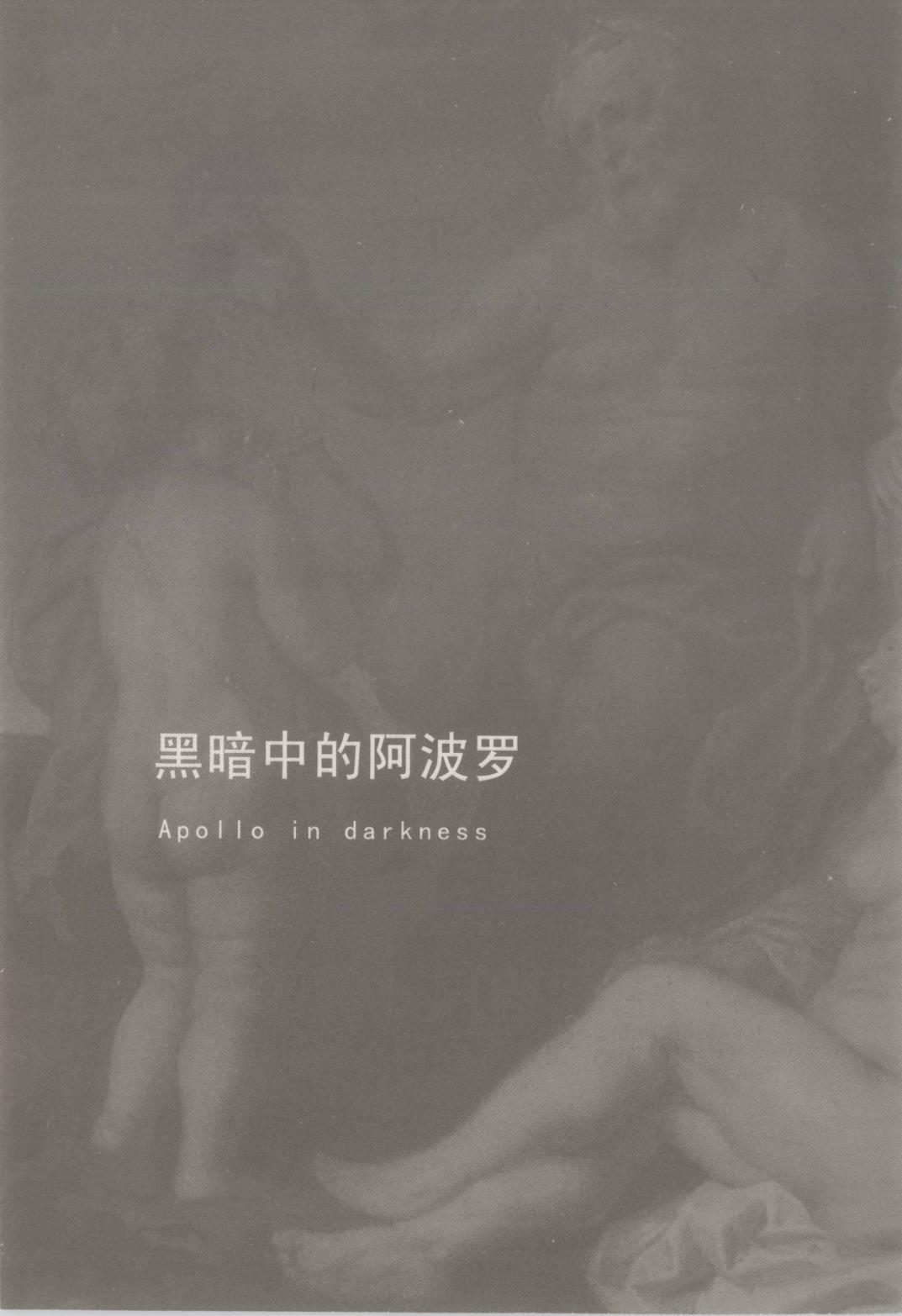


T h e

JOURNEY

t o

DARKNESS



# 黑暗中的阿波罗

Apollo in darkness

您可能会觉得本文的题目有问题，光芒远射的太阳神怎么会与黑暗联系在一起呢？阿波罗是一位令人着迷的神祇，他风姿绰约，在希腊诸神中鲜有其比；他智慧非凡，快刀斩过多少迷思；他诗情丰美，用竖琴征服了无数坚硬的心。然而也同样是他，向年轻人发布弑母的神谕、用冷箭射杀无辜的人类，全是另一副酷若冰霜的形象。正是这一点点的困惑启发了我去查看阿波罗的身世家谱，竟查出了一段隐藏在神谱下的匪夷所思的故事，讲述了世界开创以来最大的阴谋与传奇。揭示这段故事，将给我们心中许多既有的成见带来颠覆性的反思：光明与黑暗或许并不是人们惯常想象地泾渭分明；世界或许更像是一张光与影斑驳交错的网；在那人类目光和语言所不能企及的地方，古人用神的故事继续探索着。要考察阿波罗身世中的秘密，最好莫过于从分析他所发布的神谕入手。他的智慧足以掩盖自己的密谋，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俄狄浦斯一案中，他露出了破绽。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个千古闻名的弑父娶母案开始吧。

## 两段神谕中的隐义

提到俄狄浦斯(*Oidipous*)，人们的脑海中总是会回想起加在他身上的那一段不幸的命运：杀父娶母。然而当观众、读者揪心于悲剧英雄的乐与哀时，往往忽略了藏在幕布背后黑暗中的力量，那些操纵木偶的主宰者：神。对饮着琼浆玉液不死的神灵来说，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只不过是轻波旖旎，与广天袤地的惊涛骇浪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因此，细腻的读者，鼓起勇气，向那人间悲剧的幕布抛出追根究底之矛，才能得见世界本原处那惊心动魄的诗卷。若能以此间凡躯俗体的历史映射出神世的纷争，则一部血泪斑斑的神谱，何尝不会透出天衍的真谛！故吾欲与写出伟大篇章的诸古希腊诗人，同听缪斯(*Muses*)女神婉转的歌声。

忒拜<sup>①</sup>(Thebes)王拉伊俄斯<sup>②</sup>(Laios)膝下无子，便求问于德尔菲<sup>③</sup>(Delphoi)的预言神阿波罗(Apollon)。阿波罗答应给这位虔诚的祈求者一个儿子，但同时又附带了一个预言，即他会命丧此子之手。福兮祸之所伏，这对于拉伊俄斯来说显然得不偿失。依照神谕，孩子应期而生，他就是俄狄浦斯。再敬

---

① 忒拜，古希腊城邦，由腓尼基流浪王子卡德摩斯建立。

② 拉伊俄斯，忒拜之王，俄狄浦斯的亲生父亲。

③ 德尔菲，古希腊人认为的世界中心，那里有一座闻名天下的神庙，是阿波罗发布神谕的地方。

神的人也会反抗不幸的命运，这是个颇有趣的问题，诸位不妨作一番统计，看看那些听了神谕的人究竟如何反应。如果未来的是个好前程，人们自然怡然安坐，敬候佳音；反之，若是个身死国亡的恶运，却没有哪个会选择老老实实地认命承受，哪怕他怎样地虔诚。然而，命运之所以为命运，即在它的局中，人是逃无可逃的。

拉伊俄斯同样是位“不知命”的国君，他有自己的逻辑：我无力左右阿波罗祭司的预言，然而现在那命中的煞星就在我手中，还是力所能及可以有所作为的，一个死人总不会起来反对我吧。他做出了一个自私而又自然的决定，将新生儿处决。同样自然的考量是，他怎可忍受让亲生儿子的血沾染自己的双手呢？于是，拉伊俄斯唤来他的牧人，铁下心说：“你把这个孩子扔到荒山野谷中去喂狼吧。”那牧人当然不知道内情，搞不明白主人何以会作出如此疯狂的决定，只得领命。然而，他毕竟不是刽子手，杀一人，谈何容易！何况是如此无辜的婴孩。正犹豫着，他在旷野中遇到了远邦科任托斯的牧人，当下灵机一动：何不将这孩子送给那牧人，带到科任托斯去，长大在彼邦中作个卑职，老死与忒拜城不相往来，岂不如同判他个代死的流刑？

科任托斯的牧人见有人要送给自己一个婴儿，自然想要。一方面是看此子生得健壮可爱、不似凡俗之子，另一方面他心中别有番盘算。原来科任托斯王也正遭受着无子的苦恼，当俄狄浦斯被送到他面前时，他感到这是上天的恩赐，欢喜万分。他把牧人送来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子嗣养大，对其身世从未吐露半分。

据说俄狄浦斯成年后曾经去往德尔菲，阿波罗给了他一